

閔沼家從不會省下任何門面功夫，該辦的還是要辦，例如一年一度的家宴。

說是家宴，實質上會參加宴會的人不只有閔沼家的人，就連所有曾經與閔沼家合作過或是與閔沼家有關連的人都會被邀請——難得能炫耀家庭勢力，閔沼家怎麼可能錯過這種機會，自然會出動所有人力物力，將閔沼家最光鮮亮麗的一面展現在所有人的面前。

作為閔沼家的獨生女兼唯一繼承人，閔沼瑠海自然逃不過這些場合，光是得知家宴舉辦的時間與地點、自己被通知要携眷出席，她便覺得喘不過氣覺得想吐，多想走進那個華麗的場地裡，當著所有人的面前撕爛金壁輝煌的牆紙、翻掉價值不菲的桌子，再往她那個噁心致極的母親潑一杯高貴的紅酒，總之，讓大家能多難看就有多難看。

但還不行，時機還沒到，在那之前她都只能忍下噁心，繼續扮演十全十美的大小姐——身上的白裙出自名設計師的手，皺褶裡隱隱地閃動著低調的星芒，隨著她的腳步飄揚，臉上點著淡妝，將她本就出色的五官畫得更為精緻，她優雅而美麗，行為端莊，每個微笑每個撥髮甚至每個眨眼都經過精心設計——

她好想吐。

「真的很久不見呢，閔沼小姐，別來無恙嗎？」

有誰跟瑠海說話，她回頭，只見數個男男女女走了過來，手上還端著酒杯，紅色的液體在杯裡搖晃，發出醉人的香氣，順著瑠海的感官壓榨著她的胃部，那是屬於閔沼家的味道，閔沼家的人就連血肉都散著這種象徵著腐爛與墮落的味道。她笑著與那些人碰杯，紫眼彎彎，微微向前傾身的角度是如此完美。

她好想吐。

「聞說最近閔沼家裡接了不少新的生意，您一定也很忙吧。」

她好想吐。

「真的太能幹了，不愧是閔沼太太的女兒，難怪閔沼家的規模越做越大。」

好想吐好想吐好想吐好想吐好想吐——

「瑠海小姐，妳一直在說話，嗓音都啞了，來喝點水吧。」

有誰給她遞了一杯溫水，吸引了瑠海的注意，清朗的嗓音輕柔，帶著與這裡格格不入的關懷與擔憂，瑠海看了過去，撞上一對血紅的眼眸，明明是不祥的顏色，瑠海卻覺得不再心悸，胃裡不再折騰，想吐的衝動減少了，甚至讓她一瞬間忘記了自己的任務與演技，只是單純地因為對方的出現而怔愣原地，接過溫水時是那麼乖巧溫馴，少了一點平常的尖銳。

「這位是閔沼先生吧？初次見面！」

「閔沼先生真是貼心，你們夫婦的感情好得令人羨慕呢。」

眾人你一言我一語地發表自己的意見，不知當中混雜了多少虛偽與奉承，幸好閔沼家的現代當家、大家真正要巴結的對象出場了，為這場盛大的家宴致辭，所有人紛紛把注意力投到強勢的女人身上，那些絞著氣管的視線終於消失，瑠海偷偷地喘了口氣。

「冷嗎？」

在西裝外套搭到肩上的同時，耳邊傳來界的關心，瑠海此時才發現界站在自己面前，擋去吊燈過份刺眼的光，陰影將她包覆，好比一個寬大的懷抱，而強大的她，必須要強大的她，正心安理得地躲在對方的懷裡。

瑠海往後退了一步，重新曝露在光線之中，遠離那些讓她眷戀的庇護，她抓住外套的衣袖，十指摩挲著硬挺的布料，並沒有把外套歸還給界，明明她該這麼做的，「……你不用這麼做，沒人在看我們。」

早就習慣瑠海刺人的口吻，界也不介意，態度依舊溫和，「我只怕妳冷而已，妳前陣子才感冒過，別著涼了。」

晶亮的薄唇微啟，瑠海還想說什麼，燈光倏地帶著所有人的注視全數聚焦在他們身上，閔沼千代子正在介紹她的女兒，還有她的女婿，掌聲響起，瑠海不著痕跡地戴上微笑的面具，更沒有立場拒絕界輕摟她肩膀的大手。

「現在，就讓我們狂歡，請大家好好享受今天的盛宴吧！」

隨著女主人的宣佈，音樂揚起，男男女女成雙成對地翩翩起舞，變暗的燈光令氣氛曖昧，但藏不住所有射向閔沼繼承人的視線，這場戲還沒結束，界已經駕輕就熟地往瑠海伸手，微微鞠躬，姿態謙卑而誠懇。

「瑠海，賞臉嗎？」

瑠海笑了笑，接過界的手，笑意中不知有多少是真情實意。

兩人都是長年流連在上流社會的人，裝裝樣子的社交舞對他們來說毫無難度，他扶著她的腰，她搭上他的肩膀，他們旋轉、踏步，所有的動作都如此完美。能騙過所有人就足夠了，在界往前傾身時，瑠海臉上的微笑不變，任由對方湊到自己的耳邊，彷彿要她纖細的頸項上落下情不自禁的輕吻。

「別亂動，會被別人看見的。」

在無人看見的角度，笑容終於斂起，瑠海放棄嘗試掙開對方擁抱的念頭，她垂下眼簾，確保自己眼裡的情緒不會被界看見，「那你別抱這麼緊。」

音樂依然悠揚，輕聲細語只在兩人之間迴轉，界聞言，反而將橫在對方腰間的手臂圈得更緊，仗著女孩在眾目睽睽下不能反抗而為所欲為，「為什麼？」

「演戲而已，不用靠這麼近。」

「我不是在演戲。」

「不然是什麼？」

「瑠海……」

不能看界，不可以，瑠海這麼警告自己，可是對方的嗓音帶著溫柔，帶著無奈，揉合在一起聽起來居然像來自愛人寵溺的輕喚，瑠海明知這是一個巨大的誘惑，但還是忍不住回頭，對上界的雙眼，果不其然，一潭血紅便讓她隨即深陷其中，再也無法抽身。

不要這樣看我，不要這樣叫我。

你會害我誤會你在看的不是那個與我相似的女人。

害我誤會你也喜歡閔沼瑠海。

你也喜歡我。

一曲舞終，派對還在繼續，有些人選擇品酒，有些人選擇社交，有些人選擇與新的舞伴再次起舞，瑠海也該有別的行程了，懷裡還飄逸著淡淡的、屬於少女的清香，界留戀片刻才鬆開手臂，瑠海卻沒離開，沒有拉開與他的距離。她往丈夫的身上依偎過去，像是要將自己整个人生都交付給對方，一雙紫眸清亮，界並不討厭她的雙眼。

「還是再跳一支吧。」瑠海說。

她會離開的，瑠海想，但反正今天的宴會尚未結束，就讓她在夢醒之前沉淪多一會吧。

(2178字)